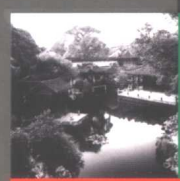


Lidai Yuanlin Tuwen Jingxuan

Zhongguo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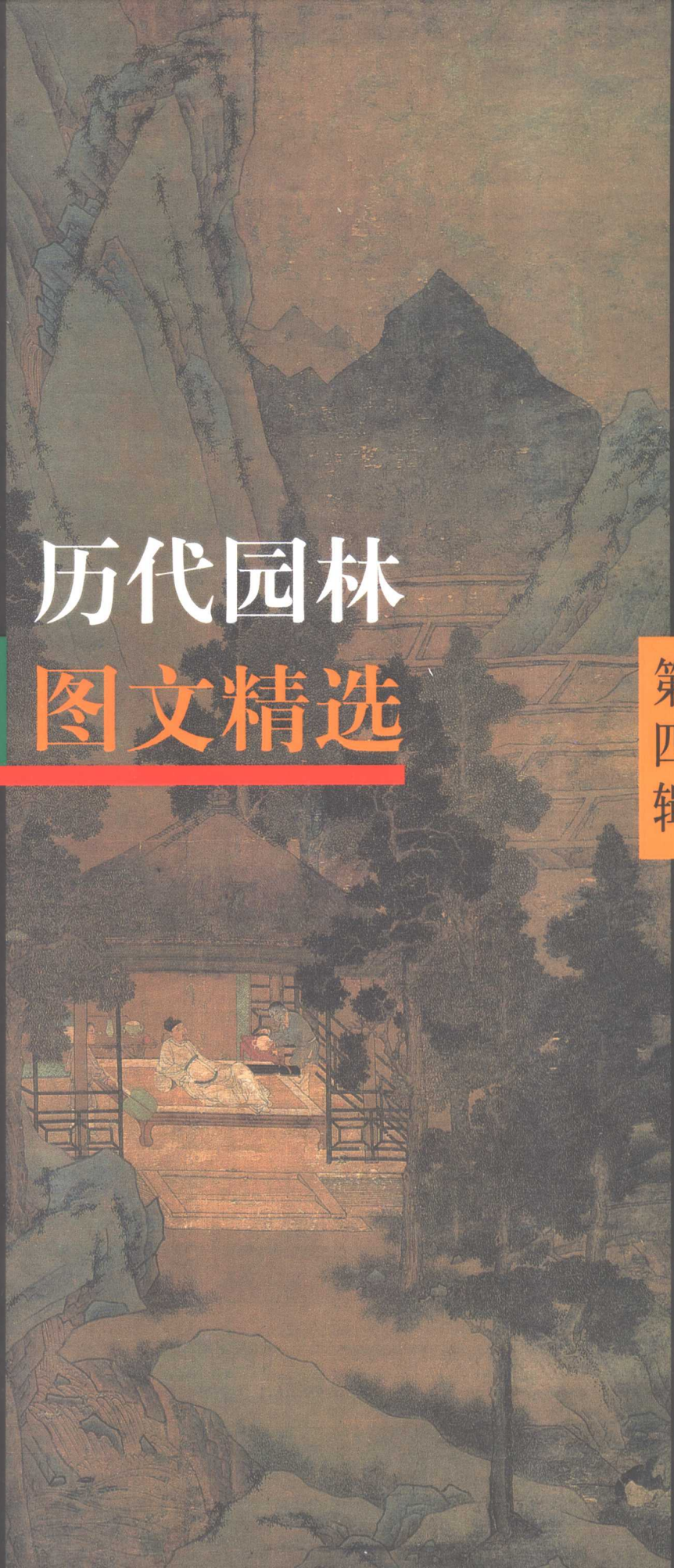


历代园林
图文精选

第四辑

◆ 编注 ◆ 杨光辉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国家“十五”重点图书

中国 历代园林图文精选

第四辑

杨光辉 / 编注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辑收录了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的《园冶》全书、文震亨的《长物志》卷一《室庐》、卷三《水石》以及李渔的《闲情偶寄·居室部》等有关园林建筑的论述。

《园冶》是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曾被日本学者尊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如果说《园冶》是造园家的杰作,那么,《长物志》则直接反映了明末士大夫的造园思想,而《闲情偶寄》则体现了文人的造园观念。尤其是《闲情偶寄》,可以说是继《园冶》之后又一部享誉世界的造园学名著。本辑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中国的造园思想,是了解与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必备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四辑/ 杨光辉编注.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5608-2978-3

I. 中... II. 杨... III. 古典园林-古籍-汇编-中国
IV. TU9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667 号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四辑

杨光辉 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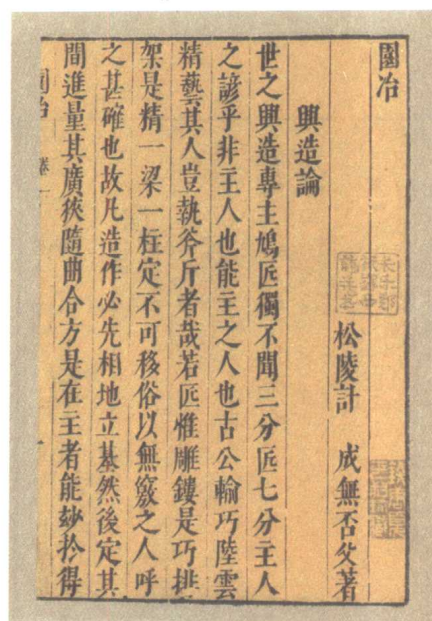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封 云 叶传满 责任校对 郁 峰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3 插页 2页
字 数	589 000
印 数	1—1 5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78-3/TU·572
定 价	8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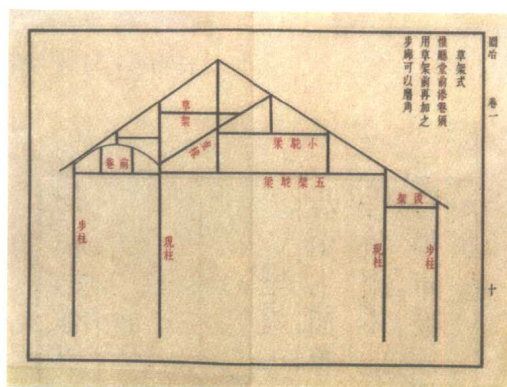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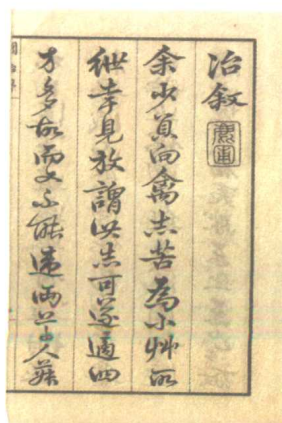
《园冶》(日本隆盛堂翻刻《木经全书》本)



明崇禎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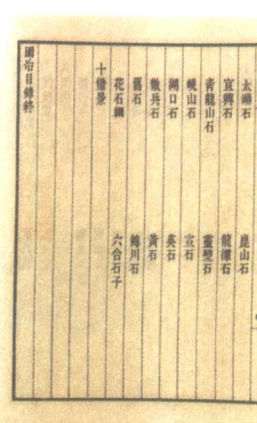
《园冶》草架式图



《园冶》序



《园冶》卷一（民国间陶氏《喜咏轩丛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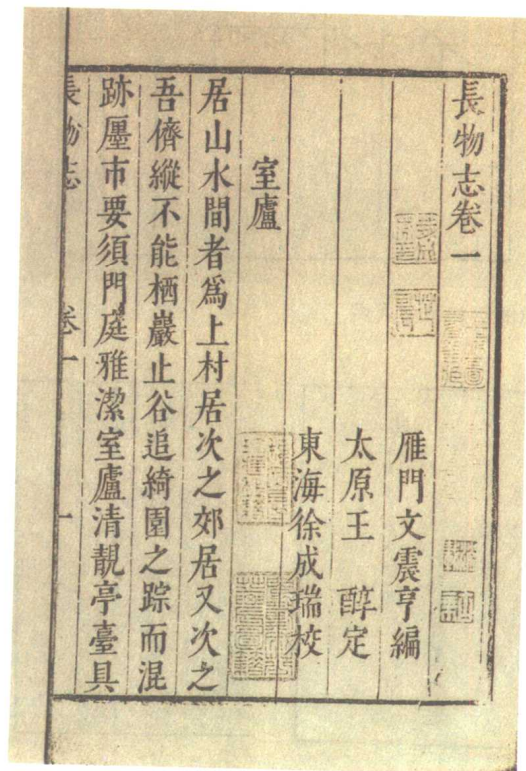
Acy 95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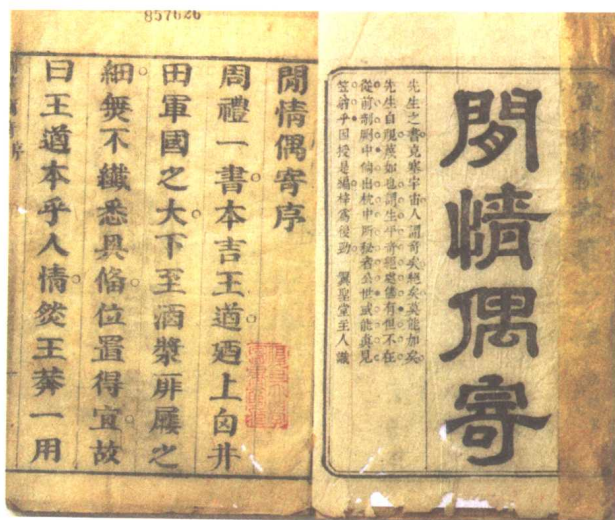
《长物志》目录（清乾隆间硯云书屋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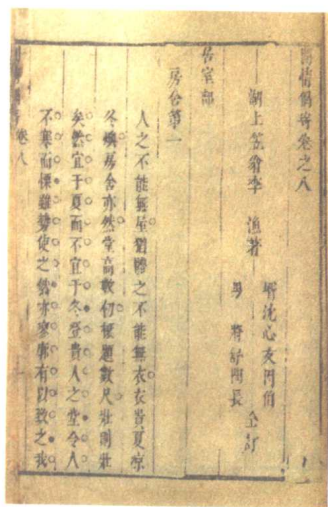
《长物志》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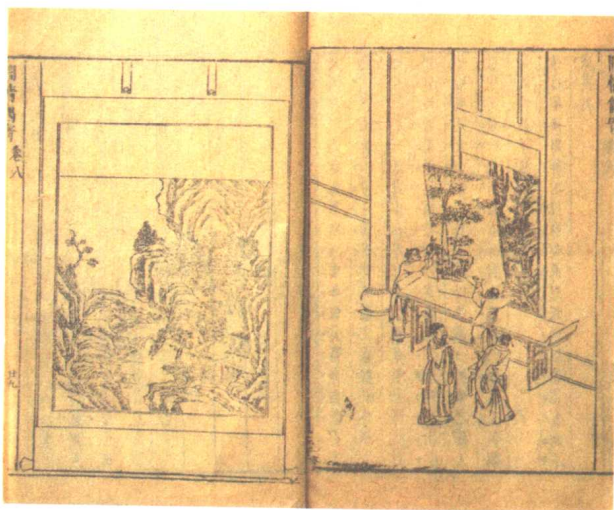
《长物志》卷一（明万历间刻本）



《闲情偶寄》序（清康熙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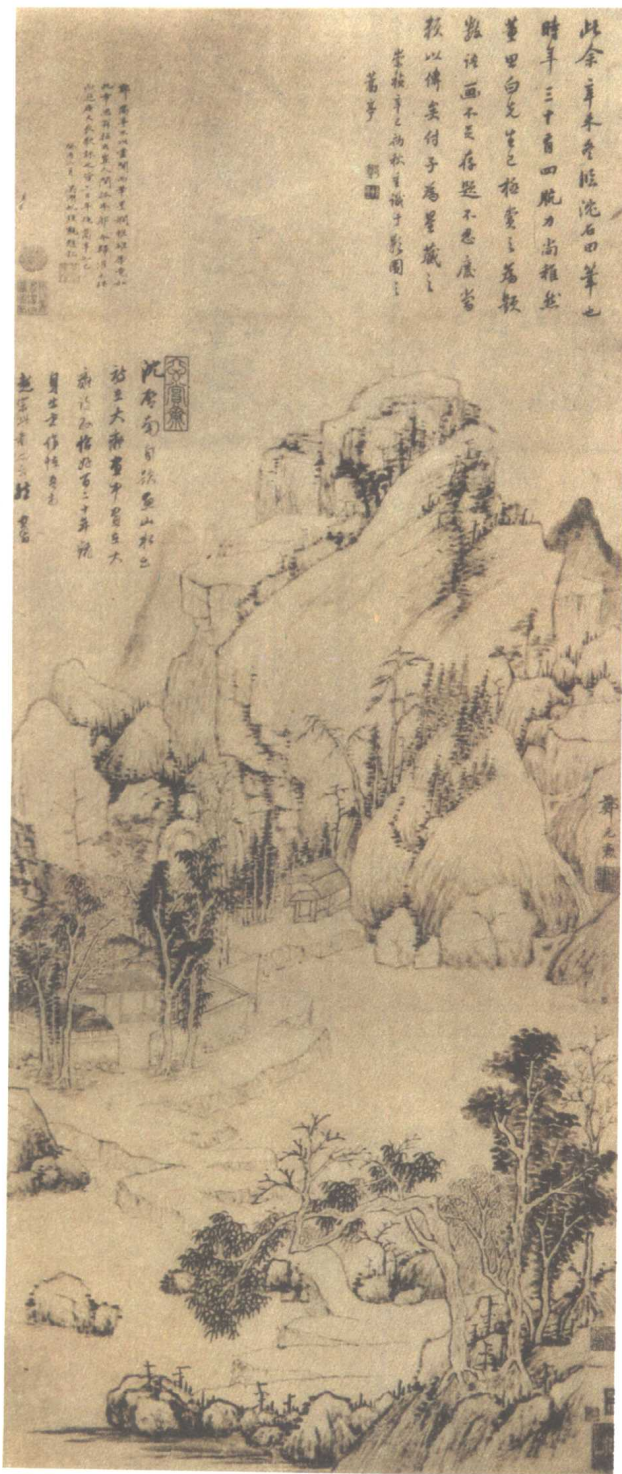
《闲情偶寄》卷八



《闲情偶寄》插图



《闲情偶寄》



明 郑元勋 临石田山水轴



明 郑元勋 张湫锦潭图



明 郑元勋 靳闸晚泊图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
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路秉杰 骆玉明

编委	封云	赵雪倩	杨光辉
	赵厚均	翁经方	鲁晨海
	郭超	张平官	曾广钧

丛书策划 封云

序 言

中国园林历史源远流长,影响及于周边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后来乃至欧美。追其原始,究始何时?几近于不可知矣!然人们可以借助于思维,推而想知: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人们也只能是混沌一片。当人们认识到了“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时,早已度过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时代,开始创造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德、情之中必然包括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鸟虫鱼之德、之情吧!演变而成书契文字,产生了记载。有了黄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山,仙人居焉的藐姑射之山,虽然这些未必是园林,但至少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崇敬和喜爱。至于殷之沙丘苑台,周之灵台、灵沼、灵囿,似乎可以想见帝王苑囿之端倪。

园林是人化的环境,是人与自然亲近的一个空间景域。从造园技法所遵循的美学原则来分析,中国园林艺术创造的渊源是中国人内心深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原初观念和宇宙意识,也来源于农耕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依恋和喜爱之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自然与人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思想反映在园林中则是以崇尚自然、因借自然为造园的主旨和目标。造园时讲因借天时地利,游园时重顺应人性人情,强调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是中国园林文化意韵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农耕文明发蒙很早,所以对植物之美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审美经验。《诗经》里就有许多关于自然景观与风花雪月的描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绿竹猗猗”。有人统计过,《诗经》里涉及到的植物就有数百种之多,后世园林中主要的观赏植物几乎都有了。而且由于有先秦“君子比德”思想的渗入而变得更加为丰富,园林花木成了人格美、善的象征。

“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模仿和再现自然山水也是中国园林形成、表现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园林不仅是人们生活居住的现实空间,也是人们陶冶情操、安顿精神的理想乐园。古代隐士为了逃避纷乱的社会环境,或保持自己的名节,常以深山老林为栖身之地。远古可以追溯到许由归隐箕山的故事,后来又



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以至于中古时期陶渊明的桃源仙境。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儒们早已为后世文人指出了人生中相互补充而又协调的两条人生道路。文人隐逸自然山水的目的就在于保持个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和审美情趣等。除此之外，一池三岛、蓬莱瀛洲的神仙思想在中国园林形成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秦汉宫苑中模仿海上三山而形成的“一池三山”型制，始终是历代皇家园林中山水布局的主要样式，并作为中国园林中山水处理技法的一条主线而逐渐趋于成熟。

中国园林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而在世界造园史上独树一帜。追根溯源，影响中国园林形成和发展的造园思想和理论观点到哪里去发掘？到哪里去寻找呢？因为它们大都不是专门的论文，而是或显或隐地夹杂在中国历代各种图书文献的字里行间。因此，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它们，并收集整理成册，是非常困难的。有鉴于此，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几位对中国园林感兴趣的同仁费时5年，查阅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将中国历代有关园林的文章图画汇编成了这套《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为喜爱和研究中国园林的读者提供了方便，真是功莫大焉。

时代不停地在前进，园林不停地在演变，真是“逝者如斯夫”。中国园林终有尽乎？近日访苏州时，遇到几位年轻的苏州画家和诗人，求问于我：“我们今天的苏州文人和画家，欲继承中国文人的传统思想，参与苏州新园林之创设，意下如何？”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并赏阅了他们的初步尝试，我以为是见到苏州园林继续发展之曙光了，期盼着“新文人园”之诞生。这套《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如能起到助产的作用，又是莫大之功了。爰是为序。

2004年12月28日

甲申隆冬，腊梅盛开，芳芬袭人，末学路秉杰记于同济园内

路秉杰

前言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四辑收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的《园冶》全书、文震亨的《长物志》以及李渔的《闲情偶寄》有关园林建筑的章节。

一、计成及其《园冶》

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蜚声中外,造园叠山艺术源远流长。瑞典著名的园林艺术史专家玛丽·路易丝·歌特认为:“世界上所有风景园林,包括日本园林,它们的精神之源在中国。”^[1]而世界上最早总结中国造园艺术的专著就是《园冶》,因而《园冶》曾被誉为世界造园学最早的名著^[2]。有的学者认为“迄今我们对于中国古典造园艺术(特别是江南园林)的认识大体没有脱离《园冶》的窠臼”^[3],可见《园冶》一书中的地位与影响。下面从计成的生平交游、所造园林、《园冶》的主要内容等方面作一介绍。

(一) 计成生平及交游

计成 (1582~1637 后),字无否,号否道人,明末松陵(今属江苏吴江)人,是我国明代杰出的造园叠山艺术家。《园冶》一书系计成结合自身造园实践,全面论述造园叠山理论的专著。由于明末战乱等原因,计成生平传记资料罕见,现存直接记载,惟见《园冶》自跋:

崇祯甲戌岁,予年五十有三,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中;久资林园,似与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自叹生今之时也,不遇时也。武侯三国之师,梁公女王之相,古之贤豪之时也,大不遇时也。何况草野疏愚,涉身丘壑。暇著斯《冶》,欲示二儿长生、长吉,但觅梨栗而已。故梓行,合为世便。

“崇祯甲戌岁”即崇祯七年,公元 1634 年,时年 53 岁,则可推知计成生于公元 1582 年,即明万历十年。



少年时代的计成以善画山水知名,并喜好游历风景名胜。绘画崇尚五代杰出画家荆浩和关仝的笔意,自云:

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游燕及楚,中岁归吴,择居润州。环润皆佳山水。润之好事者,取石巧者,置竹木间,为假山。予偶观之,为发一笑。或问曰:“何笑?”予曰:“世所闻有真斯有假,胡不假真山形,而假迎勾芒者之拳磊乎?”或曰:“君能之乎?”遂偶为成壁,睹观者俱称“俨然佳山也。”遂播闻于远近。(《园冶自序》)

可见,计成青年时代曾广游北京、湖广等地。中年后回江南,定居镇江,从事造园。因造假山出名,受邀为吴玄、汪士衡造园。最终因“贫无买山力”,只能“甘为桃源溪口人”。至1637年,为郑元勋造园后(见下文),不知下落。

现知计成交游主要有吴玄、汪机、郑元勋、阮大铖、曹履吉诸人,吴、汪、郑是计成造园的主人,曹元甫是《园冶》起名者,阮大铖系《园冶》出版者,通过对计成交游的考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其生平及造园经历。

吴玄 现知计成最早所造园林的主人即为吴玄,《园冶自序》称“晋陵方伯吴又予公闻而招之”。

“晋陵方伯吴又予”即吴玄(1565~1625后),武进(旧称“晋陵”,今属江苏常州)人,吴中行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九《吴中行传》附:

(中行)子亮、元,从子宗达。亮官御史,坐累贬官,终大理少御。元(即吴玄),江西布政使。宗达,少傅,建极殿大学士。亮尚志节,与顾宪成诸人善。而元深疾东林,所辑《吾徵录》,诋毁不遗力。兄弟异趣如此。(中华书局点校本,页6000)

吴元即吴玄,“玄”写作“元”,系为避康熙帝“玄烨”讳而改,有明·吴中行《儿子雍、亮、玄赴试金陵诗以送之》诗(见《赐余堂集》卷五,明万历二十八年吴

亮等刻本)可证。“又予”又作“又于”,清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四《人物》:

吴元(即“玄”)字又于,武进人,万历进士。改授湖州府学教授,历任湖广布政。性刚介,时党局纷纭,元卓立不倚,在刑部时,设圈扉榜谕,多仁人之言。妖书见朝天宫,长安大索不得,得僧达观谤圣书,上怒,下诏狱。先是,达观结大内并大僚,诸谒拜者,高坐受之,元独不谒。刺东昌、严州,俱有卓政。所著有《率道人集》。

府志另载吴玄兄吴亮生平,称“吴亮字来于”,可知“又予”另作“又于”。吴玄《率道人集自序》即题“延陵吴玄又于甫草”。《率道人集》,即《率道人素草》,明末刻本,现残存七卷,藏北京国家图书馆。从集中可知,吴玄曾任湖州府学教授、刑部广西司、贵州司、浙江司,历守东昌、严州两府,巡守岭东、河北两道,升湖广、江西参政,分守饶南九江道等。

吴玄因反对当时有名的“东林党”,著有《吾徵录》,书中钤有“青山不负我,白眼为看他”章。计成受吴玄之邀,为其建造林园,但对其政治观点并不赞成。曾称“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四时不谢,宜偕小玉以同游。……轻身尚寄玄黄,具眼胡分青白。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园冶》卷一《相地·傍宅地》)其为吴玄所作园即在“傍宅地”,故此处所云当与吴玄有关。结合吴玄的思想观点,此处计成所云当含劝谏意,即劝说吴玄不必对东林党人耿耿于怀,应知“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又云“寻闲是福,知享即仙。”(《园冶》卷一《相地·江湖地》)人生短暂,应该“乐闲”、“知享”,不要太过执着于党争。

尽管计成与吴玄没有更多交往的记录,但是,为吴玄造园,是计成造园才能的第一次展示,从而一举成名,受世人重视。汪士衡则是慕名邀请计成造园之第二人。

汪士衡 计成《园冶自序》称:“时汪士衡中翰,延予銓江西筑。”汪士衡生平不详。清康熙七年《仪真县志》卷五《选举志》著录:“汪机:奉例助饷,授文华殿

中书”。康熙五十七年《仪真县志》卷二《名迹》云：“西园，在新济桥，中书汪机置。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名公题咏甚多。”杨超伯云：“按古人名号意义，多有联系，晋·陆机字士衡，疑汪机亦以士衡为号，殆纳贐报捐中书者。”^[4]

计成在为汪士衡建造“寤园”同时，利用闲暇时间撰写《园牧》一书，此书受到曹元甫与阮大铖赏识，前者为此书取名《园冶》，后者则出版此书。

曹履吉（15□□～1645 前），字元甫，号根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姑孰（今属安徽省当涂县）人。传世著作有《博望山人稿》二十卷（已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另有《渔山堂稿》、《青在堂稿》等，皆佚。

明·朱谋堉《画史会要》卷四：

曹履吉字根遂，南直当涂人，万历丙辰进士，官光禄少卿。山水师倪元镇，笔力高雅，评者有“玉洁冰清”之语，真逸格中第一人也。诗字亦有晋唐遗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人物志·宦绩·太平府》：

曹履吉字根遂，当涂人。万历丙辰进士，授户部主事，督新泰海运二仓，厘剔积弊，尽取羡米储为公用。历郎中，出督河南学政，兼综诸篆。河堤溃决，捍筑有功。内擢光禄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计成《园冶自序》：

暇草式所制，名《园牧》尔。姑孰曹元甫先生游于兹（指寤园），主人偕余盘桓信宿，先生称赞不已，以为荆、关之绘也。曰：“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冶’可矣！”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造园名著，《园冶》被曹元甫视为“斯千古未闻见者”、“斯乃君之开辟”，可见曹氏之卓识。曹氏不仅欣赏《园冶》，而且对计成所作诗画亦“深嗜之”（阮大铖《治序》）。

曹元甫与汪士衡、阮大铖俱有交往，阮大铖有《送楚友之姑孰访曹元甫同

年》(《咏怀堂诗集》卷三),曹元甫则有《信宿汪士衡寤园》及《徐昭质相晤真州汪园赋赠》(《博望山人稿》卷四)诸诗。其《信宿汪士衡寤园》诗云:

自识玄情物外孤,区中聊与石林俱。选将江海为邻地,摹出荆关得意图。古桧过风弦绝壑,春潮化雪练平芜。分题且慎怀中简,簪笔重来次第濡。(《博望山人稿》卷四)

诗中所称“自识玄情物外孤,区中聊与石林俱。选将江海为邻地,摹出荆关得意图”与《园冶自序》所引曹氏“为荆、关之绘也,何能成于笔底”之语用意相通。又《题汪园荆山亭图》诗云:

斧开黄石负成山,就水盘溪险置关。借问西京洪谷子,此图何以落人寰。(《博望山人稿》卷六)

曹汎先生认为:

这首诗对于考证计成的生平事迹,以及曹元甫对计成的造园叠山艺术之评价,也很重要,需要深入探讨。……诗中的荆山亭,并非是仿荆山景致造亭。诗中“借问西京洪谷子”之句,洪谷子即荆浩,荆浩隐居太行山之洪谷,遂自号洪谷子。诗中有“斧开黄石负(原文引作“劈”,据《四库存目丛书》本改)成山”之句,指的是用黄石叠山。全诗所夸赞的是用黄石仿荆浩的笔意掇山造景,配以关亭等建筑物。“借问西京洪谷子,此图何以落人寰”。又正是“荆关之绘,何能成于笔底?”一样的意思。计成喜欢荆浩笔意,又喜用黄石叠山,《园冶》“选石”一章说:“时遵图画,匪人焉识黄山”。“选石”章中的“黄石”一节,又说:“俗人只知顽夯,而不知奇妙也。”可见计成对于黄石叠山,本是大力提倡、而又颇有成就的。曹元甫《题汪园荆山亭图》所指的汪园,对照《信宿汪士衡寤园》、《徐昭质相晤真州汪园赋》等诗,显然是指的汪士衡寤园,系计成为建造者。……《题汪园荆山亭图》所指的荆山亭图,正是计成所绘,是计成为汪士衡造园时所作的寤园景物设计图之一。^[5]

阮大铖（1586~1645），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安徽怀宁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时任太常少卿，与魏忠贤善。崇祯初年，魏忠贤遭诛，阮因从逆被割职，回老家。又为避农民起义军，移居南京库司坊。身处逆案，四处活动，屡欲复出。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名士顾杲等作《留都防乱揭》攻击阮大铖。明朝亡国，依附马士英，谋立福王，诛杀东林党人。弘光元年（1645），任南明兵部尚书。后投降清兵，从军征福建，过仙霞岭，中风仆石死^[6]。明·叶灿称大铖“家世簪缨，多藏书，遍发读之。又性敏捷，目数行下，一过不忘。无论经史子集、神仙佛道、诸鸿章巨简，即琐谈杂志、方言小说、词曲传奇无不荟聚掇拾之。”（《咏怀堂诗序》）现存有《咏怀堂诗集》、《燕子矶》等。

阮大铖称计成“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冶序》），其《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云：

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一起江山窟，独创烟霞格。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精卫服麾呼，祖龙逊鞭策。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弄琴复衔觞，悠然林月白。（《咏怀堂诗》乙集，明崇祯间刻本）

计成与阮大铖交往，当在阮大铖失意罢官，移居南京之时。当时号称清流的文震孟之弟文震亨亦与其交往，文震亨《阮集之光禄见示诸刻》诗称：

何须余子尽知公，海内谁能表大雄。自敛一稊居局外，独留万卷在胸中。云台议者总无据，天际真人迥不同。勘破世间俱是错，寓言直欲碎虚空。（《文生小草》，明崇祯间刻本）

其《阮集之先生招集对菊》则称：“泛交于我竟何关，独喜从公水石间”（同上）。可见阮氏当时并非后来那样令人不齿，当时计成与阮大铖交往，当是阮氏喜欢水石园林，与计成甚为投契，故计成请其为《园冶》作序刻梓。可是，正是由于阮大铖后来投降变节，遭世唾骂，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其刊刻作序

之《园冶》^[7],数百年间,亦惨遭禁毁之灾。

除了以上四人,计成最后的事迹则与“影园主人”郑元勋有关。

郑元勋 (1598~1645),字超宗,号惠东,江都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次年清兵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郑元勋“破产招义旅守土,贻书当道,谓宜建大帅,统精锐,以守河北。时高杰来镇扬州,掠城下,元勋旧与相识,单骑入杰营,晓以大义。杰为心折,曰‘前事副将杨成为之,出令退舍,且诛杨成’。扬人误传‘杨成’为‘扬城’,会元勋走城上,将讼言于公府集议所。扬人露刃围之,遂及于难。督帅史可法斩倡乱者三人首以祭元勋,后三日而授兵部职方司主事之报始至。”(《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六十八《扬州府·人物》)曾编有《媚幽阁文娱》等。崇祯七年(1634),郑元勋请计成负责建造影园。崇祯八年(1635),郑元勋为计成《园冶》一书“题词”,对计成的造园才能作高度评价,详见《〈园冶〉题词》。

(二) 计成所造园林

史载计成所造园林有吴玄的“五亩园”、汪士衡的“寤园”以及郑元勋的“影园”。

五亩园 现知计成所造最早的园林为吴玄的“五亩园”^[8]。计成《园冶自序》:

公(吴玄)得基于城东,乃元朝温相故园,仅十五亩。公示予曰:“斯十亩为宅,余五亩可效司马温公独乐制。”予观其基形最高,而穷其源最深。乔木参天,虬枝拂地。予曰:“此制不第宜搬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落成,公喜曰:“从进而出,计步仅四里,自得谓江南之胜,惟吾独收矣”。别有小筑,片山斗室。予胸中所蕴奇,亦觉发抒略尽,益复自喜。

“五亩园”造得“宛若画意”而“想出意外”,将绘画艺术与造园技巧结合起